相约夏天

文雪梅

携带着春天的希望，繁衍着春天的绿意，从布谷鸟清脆的呢喃声中款款走来——夏天，像位热情似火的情人，不知不觉，如约而至。

夏天是个浪漫的季节。如潮的绿色覆盖着世界，缤纷的花儿开得沸沸扬扬，走到哪里都是生命的色彩，都飘散着沁人心脾的花香。女人是夏天里的一道风景线，裙裾飘飘，长发飞扬，摩登的高跟鞋舞出快乐的旋律。一年四季中，只有在夏天才最能显示出她们白皙的肌肤，曼妙的身姿，只有夏天里的女人，才更像一朵朵诱人的玫瑰。

夏夜，与一位心爱的女子牵手，漫步于林阴道，闻花香，看圆月，耳边有清风拂过，心中那份甜蜜、惬意油然而生，此情此景怎叫人不觉得浪漫。

夏天是个丰收的季节。层层梯田如同一条条金色的毯子覆盖在大地，把贫瘠的山坡装扮成了金山。温热的微风吹来，空气中飘散着一缕缕淡淡的麦香。当轰隆隆的收割机驶过，看到饱满的麦粒哗哗而出，农人们脸上早已绽放出了一朵花儿。

学子们在此时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高考，辛勤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，金榜题名，前方的道路星光灿烂，学业的丰收让他们笑靥如花。

夏天是个热烈的季节。在每一个早起的清晨和晚归的暮色中，人们活力四射，将日子喧哗得一片沸腾。树上争鸣的蝉一声接着一声呐喊，孩子们稚嫩的笑声划开了温热的河面。

夏天是个富有色彩的季节。鲜花怒放，天空湛蓝，人们穿上了五彩的夏装，宋代诗人范成大在诗中这样写道：“梅子金黄杏子肥，麦花雪白菜花稀。”偶然读这首诗，像是让人漫步于一个充满自然彩色的画卷，颇有些遐想。

夏天又是一个隆重的季节。无论是孩子们的节日还是党的生日，都是在流火的夏天度过，这欢腾的庆祝让夏天变得生动灿烂，给夏天划上了最响亮的音符。

夏天是果实累累的秋天的孕育，是一段多情的音乐，没有人能读透它浪漫里的火热，也没有人能读透它火热里的深邃。夏天更是一瓶醇香的老酒，让人痴醉。

让我们相约夏天，相约一种纠结而热烈的情怀。

最普通的乡间基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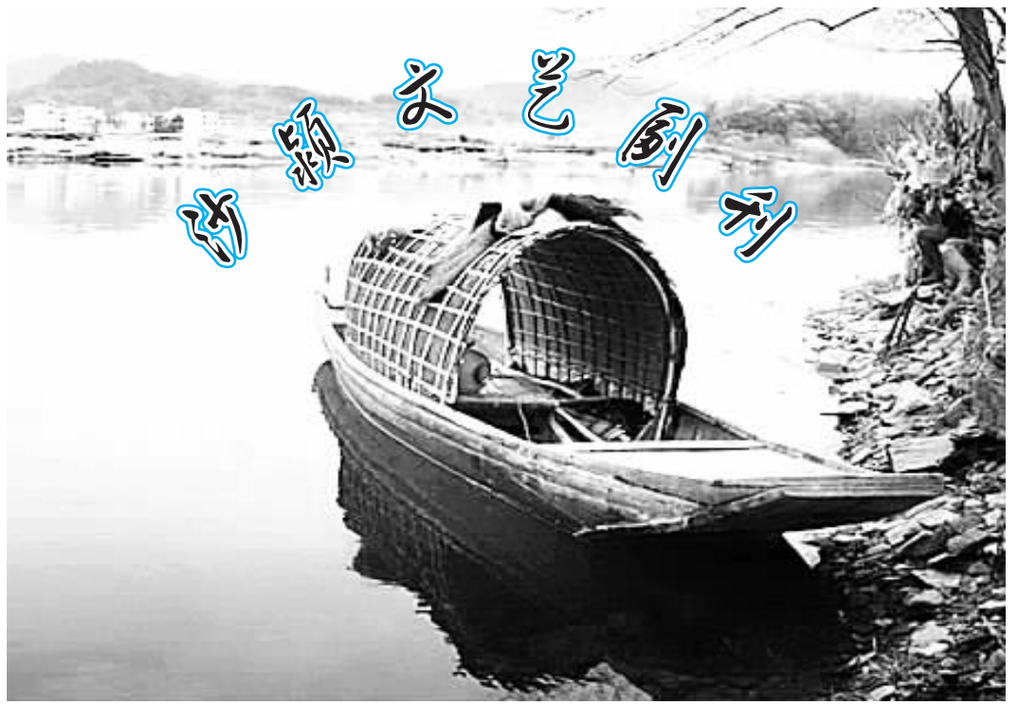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读柳岸《我的干娘柳司令》

孙方友

柳岸去年发表六部中篇，今年又有一部长篇和一部小说集出版，值得祝贺。因柳岸是我老家人，所以读着《我的干娘柳司令》就倍感亲切，如同回了一趟老家，与众乡亲见一次面，喷了几天“大空”。我读过不少名著和准名著，能给我这种感觉的，唯有柳岸的这部小说。

这部小说不像通常意义上的小说，作者写的是日子，是比树叶还稠的农家日月。琐碎又细腻，粗犷又委婉。但由于刻骨真实的笼罩，把乡间人的吃喝拉撒睡、油盐酱醋柴一下就变得艺术起来。

可以说，柳岸的这部长篇写的是艺术的真相。因为真相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王国维说《红楼梦》写的不过是人之常情，确为不易之论。其实，现实的人之常情写好了以后就能够超越眼下弥漫文坛的那些“伪农村题材小说”。一句话，柳岸的这部长篇真正写出了乡间的“烟火气”。当然，人间烟火气和精神超越本来是矛盾的，处于两极，一极是世俗的，紧贴地面，另外一极是超越的，一跃凌空，这两者怎么处理，我觉得一要精确，二要分寸。可以说，艺术的所有秘密就在这里。当然，要做到这两点，修辞和形式的创新也很重要，往往能决定一切作品的成败。《我的干娘柳司令》在这两方面基本上达到了一定的水准。叔本华说：“小说家的任务不是讲述那些伟大的事件，而是使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变得趣味盎然。”从这一点上说，柳岸的小说多写的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。小事是什么，小事就是生活中的细胞，由这些无数的细胞组成的生活就是每一个生命的“实情真相”，也同样是历史的真实文本。柳岸写的是真正的乡间生活。我个人认为，真正的生活就是首先要跳离那些雕饰、过剩的“观念”，发现和呈现生活最具有生命质感的那些细节和事象；无论作为文学的写本和历史写本，只有回到事象，回到日常而真实的经验感受，才能逼近“生活与历史的真谛”。只有回到“生活的肉身”，才能进入“历史的肉身”——进入历史的具体事象之流，从而最终看到真实生活与历史，把握真实的历史和人生。《我的干娘柳司令》也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。因为她写的是一位平常的乡间妇女的编年史，也是一个豫东小村的编年史。柳司令不但是我们现实社会的一块乡间基石，也是我党最值得信赖和依靠的基石。全书三十万言，不但具有浓郁自然的地域特色、千回万转的民间情调和隐秘曲折的人情世故，而且能将深厚的伦理情感赋予其中，以豫东味的叙事和乡村地理学立场为叙事策略，将乡土意识和寻根母题贯穿于作品始终，同时也显示出作者丰富的感受力。文本叙述轻盈机警，犀利而不失俏皮，写到细节时有一种工笔画的效果，不少情节还有戏剧性的发展，径直切入现实人生，致力表现人性的真诚和仁善。可以说，柳干娘是中国农村的女性代表，她的人生目标很明确，党叫干啥就干啥，又坚决不当“公家人”。这种朴实和真诚在过去荒诞的岁月里能让人带泪地笑，而今天又可能被文化人称为“愚昧”。但不可否认，她传奇的人生一直透视着善良人的悲哀和昂扬的精神追求。这种追求会随着物质欲望的膨胀愈加显出珍贵和稀少！所以说，在当今文学的走廊里，应该响起柳干娘的脚步声！



刊头摄影　苗青

灾难，让意志更坚强

刘英团

一

在那个黑色的五月
倔强的汶川人
造就一个又一个生命的传奇
灾难可以摧残肉体，但是
无法摧垮对生活的渴求
汶川，在灾难中彰显龙的精神

妈妈用躯体为孩子构筑赖以生存的空间
母亲用坚强伟岸的中国心修复伤体
受伤的汶川在大爱中化蛹成蝶
伤痕在重建家园中抚平
压不折的脊梁让中华民族腾飞

二

灾难可以让生命毁灭，但
无法毁灭废墟上绽放出来的人性之美
灾难之鸟恣意的双翼
被一个顽强民族的鹰隼锐气刺破
让我们在中南海阳光的照耀下
将伤痛抚平

一道道目光，一双双大手
十三亿颗心因灾难系在一起
众志成城，同泪痕悄然告别
阳光燃起生活的希冀
坚强的汶川人透过灾难的悲痛更坚强

书法

李传明　作

镰刀和斧头

李国印

父亲的岁月
与镰刀和斧头联系得最紧
因为他有着常人少有的特殊经历

他从十六岁就背着爹娘
跟着地下党做地下联络员
而后参加了八路军
接着南下　参加了解放海南岛战役
建国前入的党　建国后集体转业进京当了工人
后在那特殊的年月又回家务农

——如今八十多岁的父亲
身患老年痴呆
有时连自己的生日都说不准
可要问他啥时候入的党却能说得一清二楚
有时甚至叫不准自己儿女的名字
可一看到老战友时他张口就能叫上张三李四

他常常坐在清晨的老槐树下看着日出微笑
也常常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的月亮凝思

父亲常说的话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
父亲爱看的电视剧是《南下，南下！》
父亲说他的生日是七月一日
父亲说他死后别忘了给他穿上那身带补钉的军装
还有别忘了给他带上“镰刀和斧头”……

娘

刘艳杰

母亲节到了，我想借此机会好好写写娘。

娘今年六十六岁了，眼不花，耳不聋，身体一直很好。

娘普通平凡，跟黄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，娘特别感激家里的几亩薄田。当初，娘正是靠着这几亩薄田，供养她的五个儿女上学、成家。用娘的话说，她这辈子没有啥大材料，唯一让她在别人面前引以为荣的是，她含辛茹苦养育的五个儿女，如今都混得有样了。

印象中，娘教导儿女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，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不是咱的，给也不要。”我在家里排行老小，娘理所当然对我疼爱有加。平时家里的油盐酱醋吃完了，娘总会习惯性地喊我一声，让我到村里的代销店里去买。娘不但给足买油盐酱醋的钱，另外还会多给我一毛两毛的，好让我随便买点零食吃。就因为这事，我哥和我姐经常吊着脸子在娘面前提意见，说娘真向偏。娘笑了，“就数你弟小哩，迁让着他点儿。”一次，店主多找给我五毛钱，我美滋滋地赶紧提着一壶酱油逃离代销店。我没敢把这件事告诉娘。一周后的晚上，娘竟然悄悄地来到我床前，借着微弱的灯光说：“上次我让你打酱油，人家是不是多找给你五毛钱？”我坐在床头，头一直勾着，不敢抬头看娘的眼睛。“是哩。多找我五毛钱。可我已经……”娘伸手抚摸了一下我的头，“给，这五毛钱天明还给人家。记住了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不是咱的，给也不要。”说完，娘就睡去了。

生活中，娘喜旧厌新的秉性特别严重。儿女给她买的最新款式的衣服、鞋什么的，不管怎么劝说，娘硬是不穿，即使穿，也是当着我们的面穿会儿，一旦我们走了，她就立马脱掉放在柜子里，还说什么，都恁大岁数了，咋让她穿出去？还是自己动手剪的衣裳穿着得劲，自己纳的鞋养脚。没办法，娘这秉性不是一会儿半会儿就能改变的。娘虽然不穿儿女给她买的衣服和鞋，但作为儿女，一年四季依然给娘该买啥买啥。每年梅雨季节，娘要瞅上几个好日头，院子里铺一张大席子，上面晾晒的全是我们给她买的各款衣服和鞋，有的发霉了，有的虫蛀了，有的鼠咬了……这时候，娘看着晾晒一席子的衣服和鞋，泪眼汪汪地唠叨：“对你们说不让买，可你们非要买。唉，我不是年轻的时候了，你们的翅膀都硬了，不听娘的话了……”

娘喜欢吃剩饭剩菜。打我记事起，一直到去年，娘就喜欢吃剩饭剩菜。你说剩饭剩菜哪恁好？既不安全又没营养，明明可以倒掉，娘非要热热吃，还给你讲出一大堆她吃的理由来。比如，你看这饭（这菜）倒掉多可惜，钱买哩，1958 年连想也不敢想啊，就你们年轻人，倒、倒，吃剩就知道倒，我看还是你们饿得轻。娘把我们说得个个张嘴结舌，插不上话。每次我们回家看娘和大（父亲），就顺便买一些现成的小菜，省得娘闷在厨屋里又是炒又是蒸。吃饭的时候，娘一般不会和我们坐在一起吃，娘说她这样不习惯。她搬个小板凳，坐在我们一旁，一手端碗，碗里盛着剩菜，一手拿馍夹菜往嘴里送。我说：“娘，您不和我们坐在一块儿吃，厨屋里给您留的两盘鲜菜，咋不吃耶？”娘则笑着说：“你看，这都是菜，吃啥都一样，这碗里的菜再不吃，就坏掉了，怪可惜哩。”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责备娘：“娘，你总是这样，把饭、菜放剩着吃，这个坏毛病您啥时候能改改呀？您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，光这样吃，对身体不好的呀！”近一年来，娘基本上改掉了吃剩饭剩菜的坏习惯。但偶尔，娘趁人不注意的时候，还会偷偷摸摸地吃剩饭剩菜。不过，比起以前，娘吃剩饭剩菜的次数大大减少了。

心系儿女，唯独没有她自己。以前，我在乡下中学教书离家近，三两天就能回家一次，跟娘唠唠嗑，拉拉家常，帮娘打理打理家里的一些琐碎活什么的，娘挺高兴哩。去年暑假，我从乡下调到县城的一所中学任教以来，回家看娘的次数越来越稀了，甚至一两个月还不回家一次。每次抽空回家，娘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“娘可把你盼回来了。以前你每星期都回来看娘，现在一两月还不回来一次哩，娘觉着像少了些什么。唉，娘不怪你们，你们忙，一家一小窝，得靠你们养活啊！”娘的脸虽然背了过去，我还是分明看见娘的眼窝里蓄满了两汪浑浊的泪水。

上周五，我走在下班的路上，刚好碰见乡下的铁柱叔。我忙给铁柱叔让烟。铁柱叔吸着烟，从车篮里拽出一个鼓囊囊的食品袋，递给我说：“你娘想你了，这是她让我给你捎来的菜。”我解开食品袋，愣住了——里面装着两捆韭菜，一捆葱，三扎小青菜，一小袋槐花和榆钱。我掂着这沉甸甸的，娘专门让捎来的菜，不，是母爱，我的心里顷刻五味杂陈。我知道韭菜、葱和小青菜是娘在院子里种的，而槐花和榆钱娘是从哪里弄来的呢？我百思不得其解，赶紧问铁柱叔。

“铁柱叔，俺娘从哪里弄来的槐花和榆钱呀？恁稀罕？”

“家里你三爷屋后的那两棵大槐树和一棵大榆树卖了，伐倒，村里人都乱捋。这不，你娘年岁大了，捋不过人家，一样捋这一小袋，自己舍不得吃，就让我给你捎过来了。”

第二天上午，我带着妻子、儿子匆忙往家赶。来到家，发现家里的大门紧锁着，邻居告诉我说，娘在地里浇我那二亩小麦呢。我又匆忙往地里赶。娘围着塑料布，两手把管子，俺大在后面搭手。娘看我向她走过来，边摆手边喊：“别过来了，过来也搭不上手……”我止住了脚步，望着两位忙碌的老人。

这就是我娘，活到老操心到老的娘！

最后，我想对娘说：“娘，您这一辈子吃了不少苦，如今您的儿女都有了出息，请求您别再替儿女们操心了，这样一直下去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呀？娘，您该和俺大好好地共享晚年啊！”

母亲的手指

胡芳娜

我从小就爱喝稀饭，母亲给我盛稀饭时总是盛得满满的。从厨房到饭桌前有一段距离，母亲为了把碗端得更稳，总是用拇指扣住碗口，这样一来，拇指就很容易接触到碗里的稀饭。

小时候并没觉得母亲的手指插到稀饭里有什么不妥，直到参加工作以后，见的世面多了，讲究了，才知道把手指插进稀饭的做法是很不卫生的。从那以后，母亲刚盛好饭，我就赶紧跑过去，自己把稀饭端到餐桌上；若是看到母亲的手指接触到稀饭，我便常以“不饿”、“没胃口”等理由拒绝那碗从小到大最爱喝的稀饭，母亲就挺奇怪：“你不是最爱喝稀饭的吗？现在不喜欢了？”

母亲哪里会知道，我不喜欢的不是稀饭，而是她的手指。有好几次，我想告诉母亲端饭的时候不要把手指插进稀饭里，那是一种很不卫生的习惯。每每话到嘴边，怕伤及母亲的自尊，便又把话咽了回去。

去年冬天，我腰椎间盘突出，去医院做了手术，术后，腰部不能动弹，只好躺在病床上用便盆小解。一天，突然闻到便盆里泛起一股水果的甜味。我手头有一份《健康报》，上面有篇文章说，糖尿病患者的尿液一般都有甜味，还说肾结石和糖尿病的关系密切，而我多年前就有肾结石，一种恐惧感骤然膨胀，我不禁大声惊呼起来……

母亲慌慌张张地跑进来，问我怎么了？我像是遇到救星一样，把心中的恐惧和担心一股脑地倒了出来。母亲听完，俯身闻了一下，说：“哪有什么甜味啊？你别乱想了！”说完，母亲颤颤巍巍地倒便盆去了。

我没心思去听母亲说什么，也没留意母亲在干什么，只顾躺在病床上抹眼泪，不一会儿，母亲回来了，欣喜若狂地告诉我：“娜娜，你没有糖尿病！”母亲不是医生，又没多少文化，我当然不会相信她的这个结论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真的不是糖尿病！我用手指蘸了点，尝了，一点都不甜！”母亲孩子似的伸出一根手指晃了晃，我的心头不由一震，泪水泉涌般地涌出，前几天，我还在嫌弃母亲的手指弄脏了我最爱喝的稀饭，可今天她却用她的手指……情不自禁地把母亲的手指攥得紧紧的，泪水又流了满面……

妈妈的爱

梁思羽

一提到妈妈，我心里就有一种暖暖的感觉，妈妈用她的爱关怀着我，呵护着我，扶持着我，使我走好人生的每一步。

妈妈的爱像一望无际的大海，而我是在大海上航行的小舟。

妈妈的爱像雨中葱郁的绿叶，而我是在叶下躲雨的蝴蝶。

妈妈的爱像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，而我是在树上栖息的小鸟。

妈妈的爱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，而我是在春雨中成长的幼苗。

妈妈的爱像坚定牢固的高楼大厦，而我是在大厦里生活的幸运儿。

妈妈的爱像一个美丽的雪姑娘，而我是在雪棉被底下的嫩芽。

妈妈的爱像一盏为我指路的导行灯，而我是在这盏灯下一步一个脚印走过的小孩儿。

从我睁开眼的第一刻，就看到了和蔼可亲的妈妈，看到了她幸福的笑脸，看到了美丽的大千世界……

我渐渐的长大了，妈妈却有了爬上额头的皱纹；我的黑发密了，妈妈的白发却多了……

妈妈对我的爱是无微不至的，像阳光，像雨露，像空气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

我想对您——亲爱的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您辛苦了，我永远爱您，我的好妈妈！”